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八　南史五十九

范岫　傅昭 弟映

孔休源　江革 子德藻

徐勉　許懋 子亨

殷鈞 宗人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父羲宋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罹竟陵王誕之禍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孝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荆州引為主簿及興宗將卒以岫貧遺錢二十萬固辭仕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

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
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界首
故以岫兼淮陰長使迎焉入為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
過禮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為安成
內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益徵黄門侍郎兼御史中
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為輔國將軍行南徐州事
梁武平建業承制徵為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
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卒官岫恭敬儼恪進止

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著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雖貴亦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父淡善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竟懼其禍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歷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

神色不改顯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不往或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遘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見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表粲文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為

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昭業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史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祚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挿燭板牀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素重昭梁臺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

著作天監中累左民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傾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著月篤昭魚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餧於門側郡多猛虎為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虎虎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竟不為害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

園與百姓共之大可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粟置絹于溥下昭笑還之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昭所涖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常得家餉牛肉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犯法告之不可取埋之居身行己不負闇室類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卒

謚曰貞長子諝諝子準有文才後梁宣帝時位度支尚書

後梁春秋曰準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宣帝之鎮歷令官卒贈太常卿謚曰敬

昭弟昳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憔日暮不反昳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班白時人美而服之及昭卒昳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

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動

梁書曰映涉紀傳有文才褚淵屈與子賁等遊處年未弱冠淵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仕乃官永元三年參鎮軍江夏王寳玄軍事出為武庫令及武帝師次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誠節乃訪於映映曰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明節司徒當寄托之重理無茍全所以不顧夷險力殉忠義今嗣主昏虐狎近郡小親賢誅戮外難屢

作霫無悛改荆雍恊舉秉據上流背昬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人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道無爽願明府思之

天監中位烏程令所受俸禄悉歸於兄卒於太中大夫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父佩齋通直郎休源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書必哀慟不自勝見者莫不垂泣後就吳興沈驎士受經畧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喜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

尚此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瑯琊王融雅相友善乃薦於司徒竟陵王子良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至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筋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

深以為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来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畧上口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决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為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冤人後有選人為獄司者帝常引休源

勵之後為尚書左丞彈肅禮闕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
疑義自漢魏至齊梁並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
錄再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憚之
後為晉安王綱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事帝謂曰荆
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陜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
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王曰孔休源人倫義表汝年尚
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荆州復為憺府長史
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

弗行帝深嘉之歷秘書監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孔長史坐人莫得預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武帝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初為宏行佐至是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

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
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
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
怡然無愧時名兼天子四年卒於金紫光禄大夫遺令
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為之流涕顧謝舉曰休源居
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隕没朕甚痛之舉曰休源
清介彊直臣竊為陛下惜之謚曰貞休源風範彊正明
練政體常以天下為己任帝深委杖之累居顯職性縝

容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别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縣人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毋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

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琊王汎便以革代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為太子詹事啓革為丞祏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

遇禍賓客皆罹其罪華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
元年梁武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華
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
同掌書記建安王寶夤為雍州刺史表求華為征北記
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
行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
與華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
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卒華在

雍州為府王所禮欵若布衣後為秣陵建康令為政明
肅豪疆憚之歷晉安王綱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
從廬陵王續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屬城所憚
時少王行事多傾意籤帥華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
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啟事面陳華墮事好酒以瑯琊王
曇聰代為行事南州士庶為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
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還御史中丞彈奏豪權
一無所避後為鎮北豫章王綜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

州刺史元法僧降附華被執隨府王鎮鼓城城既失守華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遂經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元延明聞華才名厚加接待華稱足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華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縶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華唾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華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華辭以因報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華厲色曰江華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

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孝明請其中山王元略
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帝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
畏元延明害對曰臣六十之年死不為夭豈畏延明帝
曰今日始見蘓武之節以為太尉臨川王宏長史時帝
惑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
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
強行勝修豈可底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革及諸貴遊

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華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帝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華慰遣除武陵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華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華應至並賚持緣道迎候華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華分判辯析曾無疑滯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瑯琊王騫為山陰令賦貨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

好學躭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帝帝謂僕射徐勉曰華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華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從重物以迮輕艚華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刼盜公行華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皆懼不能靜寇華反省游軍尉士民逾恐華廣施恩惠盜賊息武陵王紀鎮江州曰得江華文華清麗又得華清貧豈

能一日忘當與其同飽乃表韋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韋性彊直每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為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諡曰彊有集二十卷行世韋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子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

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爲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爲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再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求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

徐勉字修仁東海剡人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

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
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人中騏驥必致千里又嘗
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為國子
生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
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補
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同官咸
取則焉瑯琊王融一時才儁特相慕悅嘗請交勉謂所
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襟衣裾恥後果陷法以此

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王懿游梁武深器賞之及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梁武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即位累尚書左丞自掌握憲多所糾舉時以為稱職天監三年除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亾後亦傳中一事六年累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

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
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
公事時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
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
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没矣後為左衛
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宫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宫事
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
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為執經王瑩張

稷柳惲王暕為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謨數
四又與沈約書求擬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
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
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
恥以其先為戲答旨不恭左遷散騎常侍後遷尚書右
僕射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夕臏相尚以速勉上疏
曰禮記問喪云三日斂以俟其生也三日不生亦不生
矣須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朞月潤屋豪家乃或

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隷各念休反故屬纊纊畢灰釘已具忘狐鼠顧步媿燕雀徊翔傷情戚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絶喪事所資悉闗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不緩其告歛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悉依古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為爰自小選迄於此職常參掌衡石甚

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
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
典昏冠吉凶勉皆預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
年功畢表上之曰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
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逮乎姬周憲章尤備因
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
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曲禮吉為上凶次
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

莊喪紀不以禮則皆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業紛綸遞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畧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

室之典用盡於帷葢晉氏爰定新禮荀顗制於前摯虞刪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陛下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於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楊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

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作其事時脩禮局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時頻有軍火散失又踰太平天監元年佟之啟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華庶務權興宜俟隆平徐議删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國異家殊宜以時修定以為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

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决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揔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

更使鎮軍將軍丹揚沈約尹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
參厥務臣又奉別敕摠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
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
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啟聞決之
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
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
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
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

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

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
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寫
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
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
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
庸識淹留歷稔兼勤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
思力不周永言慚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
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

下矣詔有司槩遵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内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足轉劇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産業家無畜積俸禄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産業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

斯豈由才致仰藉光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值聚歛若此眾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

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還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住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

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蕖湖裏殊富芰蓮又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益是事意所至爾

梁書作筆勢所至

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我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舃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我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

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霑之諸女爾汝旣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責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

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屐逍遥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别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令吾知也第二子惏卒痛悼甚至不欲久癈王務乃為茖容自喻普通末帝自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以此賚勉遂頗好聲

酒祿俸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
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
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帝每
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啟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
卒帝聞而流涕即日臨殯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
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
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

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為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

梁書云乃加删撰為別起居注六百卷

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為人章表集十卷

梁書作又為婦人集十卷

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

利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
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
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繹友俄遷晉安内史
梁書載勉客喻有云悱好學不倦多所著述其所遊
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
遺逸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
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吾忝竊若是幸無大過皆
此子之助其痛惜悱若此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兄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明故事稱為儀注學後舉秀才還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

懋參詳五禮除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懋建議獨不可
梁書載懋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曲說非正經通義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為為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獻德也五帝禪亭亭特

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為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為三皇伏羲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為五帝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説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為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夸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黄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

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末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王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夸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乃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王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

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

怪物拒之耳秦皇登泰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

封為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

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

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嘆曰天

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

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司空董朝兼太

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之君有何功德不思

古道而欲封禪皆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夫封禪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為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侯之書所為謬矣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享帝於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

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所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邱方澤者摠為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為封禪何其數也此為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春玄鳥至祀於高禖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

常祭禮云雩禜水旱也是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
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為天祀有
十六地祭有三惟大帝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
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
祭業繫辭云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
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
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萬物之始乃統天雲行雨

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尔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帝嘉納之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

梁書曰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於明堂儀注猶云服衮冕懋駮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令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

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為疑樾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為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文不見燔柴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華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

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

以足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為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為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王僧辯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

王方智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
冊府元龜曰王僧辯為征東將軍以亨為從事中郎
及晉按王授官亨奉牒辭府僧辯答曰卿學優而官
自致青紫夕郎之選雖為清顯位以才升固無自愧
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殊
寧限城閩存顧之深荒惭無已
陳武帝受禪為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
遇害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顧屍同坎瘞於方山至是無

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塋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塋凡七柩皆改窆光大中孝宣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謀出孝宣乃以問亨亨勸以勿奉詔及孝宣即位拜衛尉卿卒於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後所製文筆六卷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父寧尚書左僕射王僧郎壻寧早卒有遺腹子叡坐元凶

劭累當從戮僧朗啟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淵甚重之謂曰褚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若此旨為實彌不可聞仕齊歷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瑯琊王奐女奐為雍州刺史啟叡為府長史奐誅叡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為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武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在職啟校

定秘閣四部書更無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列為品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

愚按永興公主即後與叔臨川王宏私通謀弒武帝者事見宏傳不止險虐而已

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為殷叡字鈞輒流涕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為王府諮議後

為明威將軍臨川内史鈞體羸多疾閉閤卧理民化其德刼盜皆奔出境甞擒刼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刼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為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不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毋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喻服闋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宫改領中庶子後為國子祭酒卒謚曰貞鈞宗人芸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盧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位秘書

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傅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彊直並加以學植飾以文采其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脩身慎行遲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氏宗臣信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習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蔡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以政績文

質斌斌亦足稱也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

明 李清 撰

南史六十

陳慶之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

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進
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歸及年長在鍾離
數為刼盜嘗授面覘入舩舩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
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
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梁武起兵東昏假伯
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
武郢城平梁武使說伯即以江州刺史子武牙為徐州
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梁武及其猶豫逼之

梁書曰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僞云大軍未可東下
武帝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宜及其猶豫逼之
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
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梁武疑其復懷翻覆
梁書載武帝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降欲遣刺
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猶未信
會東昏將鄭伯倫降梁武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
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

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有事典籖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並有舊繕納藏伯之息得免禍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承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緭都下部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緭堅拒之緭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

強兵江州非代来臣自有疑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令者一行事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牙時為直閤將軍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

世一時機不可失緝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令段
啟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俱反武帝敕部內一郡處
繕伯之乃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
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
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緝詐蕭寶寅書示僚佐於廳事前
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緝說伯之
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
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

之仍以緡為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懈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

梁書曰初元冲兵起要尋陽張孝季從之及敗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郎氏蠟灌殺之

伯之遣使還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安莊紹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帝遣王茂討伯之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緭俱入魏以伯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大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邱遲私與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
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
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
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所知昔朱
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
待之如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不遠
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
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當今功臣名將爲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

公之思趙將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為魏人所殺

伯之既至以為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侯未之任

復為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緭在

魏魏欲用之魏元會緭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

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

日日行獵墮馬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幼隨從梁武梁武性好碁

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
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
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內附以慶
之為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
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
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
其別將邱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綜棄軍奔魏
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四年安西將軍元樹

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摠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
其子長鈞别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
之入據其城轉東宫直閤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
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東據前軍至
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虜鋒必輕欽戰捷不足為
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
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須挫其氣若出其不意必無
不敗之理

梁書曰諸軍若疑慶之請獨取之

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
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濡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
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軍後仲宗等恐
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

梁書載慶之言曰今兵來一歲糜費極多諸軍並無
鬭心皆謀退縮豈欲立功名皆聚為抄掠耳吾聞置
兵死地方可求生

須鹵圍大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别有密敕

梁書曰今日犯者便依明詔

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西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畧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帝手詔慰免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降以慶之為假節飈勇將軍遂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銍縣進遂至睢陽魏將邱大千

有衆七萬分築九壘拒慶之自旦至申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來救梁宋進逑考城慶之攻陷其城

梁書曰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

擒暉業獲租車七千八百輛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榮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天

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熊據虎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

梁書載慶之之言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畧人子女又為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讐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鹵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軍無狐疑自取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

興魚天愍踰堞入遂克之俄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

披靡先是洛中謡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軍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孝莊單騎渡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於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

梁書曰外同内異言多忌刻

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

資治通鑑載慶之言曰彼若知我虛實連兵四合將

何以應之

宜啟天子更請精兵並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為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因疑慶之乃啟武帝停軍洛下

梁書載顥表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已定惟爾朱榮尚䟦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宜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

時南人不出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勳高不賞震主身危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為魏所疑恐一旦變生不測不若乘其無備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憚之

梁書載顥曰主上洛陽全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不為國計恐成僕責

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

百萬挾魏孝莊夾攻顥顥洛陽六十五日過凡所得城
一時歸魏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
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
河南大定榮乃為栰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
走至臨潁被擒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
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
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
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為北兗州刺史都督

緣淮諸軍事會妖賊沙門僧強稱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

梁書曰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

慶之受命曾未浹辰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爲縣瓠破魏穎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縣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

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後倉廩充實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兵淮上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祗慎每奉詔敕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

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雲旗將軍安州刺史第五子昕見忠義少子暄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歷王公門沈湎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與秀書曰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耶

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大原之氣蔚然飜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産不異於顔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厮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夫酒猶水然亦可濟舟亦可覆舟故江慤議有言酒猶兵也

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
飲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侍中之
門陷池武陵之第徧佈朝野自言焦悚吾生平所顧身
沒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
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
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
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槽邱吾將老馬暄以
落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能調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

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瞻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首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令吏持下瞻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誚陵陵甚病之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其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褒御史中丞灌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瞻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昵而侮之嘗倒懸于梁

臨以及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
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搏艾為帽加于其首以
火熱之燃及于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
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
有設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怨伏待刑憲後主素重
莊意稍解赦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幼果決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
雲在洛陽恒於市騎橐駝後隨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

軍功

梁書曰欽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仲進攻擬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餘匹破其大將柴集等又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刺史劉海遊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將率數萬衆來援欽于陣斬其將曹龍牙傳首京師

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

至皆平欽有謀畧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
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
封安懷縣侯征梁漢事平
梁書曰魏將賀拔勝冠襄陽欽受敕往援擒其行臺
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
漢漢定
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赴職會西魏
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瑶來請救欽大破魏軍斬級

三千追入斜谷斬獲略盡進魏相宇文泰遣致馬二千匹請結鄰好欽百日中大破俚師陳文徹兄弟並擒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為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卒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賂廚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贈侍中中衛將軍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愚按欽有子京為東魏大將軍高澄所擒命為膳奴以辱之後竟殺澄尤為快事事見北史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幸哉慶之初同鷰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鴆毒唯命也夫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